

◎ 世態炎涼

【釋義】 「世態」，指世俗情態。語出唐·呂從慶〈偶興〉詩。「炎涼」，即冷暖。語出唐·白居易〈和答詩十首·和松樹〉。「世態炎涼」比喻世俗情態反覆無常。又作：世俗炎涼、炎涼世態。

【近義】 炎涼世態、世俗炎涼、人情冷暖、世風澆薄

【反義】 患難與共

【典故】 「世態炎涼」係由「世態」及「炎涼」二語組合而成。「世態」是出自唐·呂從慶〈偶興〉詩。呂從慶是唐汴州大梁人，字世膺，號豐溪漁叟。在他這首〈偶興〉詩中，「吾亦陶彭澤，從來懶折腰」。他自比為陶淵明，從不願為五斗米折腰。閒時焚香、飲酒，是如此瀟灑自然，無欲自得。世俗情態像雲一樣變幻多端，人情也像雪一樣容易消失不見，還不如與猿、鶴為伴，隱居不仕，逍遙自在。「炎涼」則是出自唐·白居易〈和答詩十首·和松樹〉。本來「炎涼」一詞早在南朝齊·謝朓〈同羈夜集〉詩中就已出現：「積念隔炎涼，驥言始今夕。已對濁尊酒，復此故鄉客。」不過此詩中的「炎涼」是指夏秋，「隔炎涼」是指隔了一年，而在白居易的這首詩中，「炎涼」是指冷暖，比喻小人的態度就像季節的轉變一樣，忽冷忽熱，反覆無常，才是後來「世態炎涼」的意思。「世態炎涼」這個成語就是用來比喻世俗情態反覆無常。

【用法】 比喻世俗情態反覆無常。用在「人情反覆」的表述上。

【例句】 1. 你別再怪那些朋友了，世態炎涼，自古如此，不足為奇。
2. 他得意時，門庭若市；失意時，門可羅雀。這正是世態炎涼的最好寫照。

◎ 焚膏繼晷

【釋義】 膏，油脂，指燈燭。晷，ㄍㄨㄟˇ，日影、日光。「焚膏繼晷」指燃燒燈燭讀書寫作一直到第二天日光出現。形容夜以繼日地勤讀不怠。語本唐·韓愈〈進學解〉。後亦用「焚膏繼晷」形容不眠不休地工作或活動。

【近義】 燃膏繼晷、繼晷焚膏

【典故】 韓愈是唐代著名文人，通六經百家之學，崇尚儒術，攘斥佛、老，以提倡古文為職志，文章自成一家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如同中國其他讀書人一般，韓愈也希望能受朝廷重用，一展抱負與長才。他在年少時便中進士第，但因個性不適應官場，一輩子在仕途中浮沉不定，頗有失志之感，〈進學解〉這篇作品就是在這樣的心情下寫成。文中敘述大學老師訓誨他的學生說：「你們要勤奮努力的學習，以後才能有成就。學問和品德都好，未來也不怕被埋沒。」話都還沒說完，就有一位

學生譏笑他說：「老師，您不要騙我們了！這麼久以來，我看您已是精通六藝，每天仍是手不釋卷，大大小小的知識一絲一毫也不放過，連夜晚都點燈接著白天來讀書。結果呢？只因抨擊異教邪說，排斥佛、老思想，便遭當權者排擠，不被重用，以致生活困苦不堪。您自己有這樣的遭遇，居然還要我們專心做學問！」韓愈藉老師與學生之口，一方面譏諷為政者不能善用人才，一方面也抒發了自己懷才不遇的失落。「焚膏繼晷」這句成語就從這裡演變而出，形容夜以繼日地勤讀不怠，後亦用來形容不眠不休地工作或活動。

【用法】 形容不眠不休地工作或活動。用在「勤奮苦幹」、「勤奮向學」的表述上。

- 【例句】** 1. 為了應付即將來臨的期末考，他一改平日的懶散，焚膏繼晷地用功。
2. 為了趕上生產的進度，全體同仁不得不焚膏繼晷地努力工作。

◎ 冬天

文 • 文秉懿

冬天甚麼時候才會來？我實在等得不耐煩了。十二月了，天氣還是那麼熱，叫人煩惱。我有點擔心，冬天是不是老了，走不動，所以姍姍來遲；還是它生病了，起不了床，來不了；甚至它是死了，永遠不再來了。

我愛冬天。

冬天天氣乾躁，把令人怠懶的濕氣蒸發個淨盡，一身爽利，宜讀書，宜思考，宜寫作。禿了頭的枝桠在風中搖頭歎息，哀悼青春，最能勾起人的感情，就像石頭投進心湖，勾起一串又一串的漣漪。風像刀割在臉上，痛了，叫你恨它；卻又不淌血，沒有疤痕，又似乎沒有恨它的證據。這種要恨又恨不著的感情瓜葛，最是窩心。

我愛穿上很多很厚的衣服，感覺就像給很多雙溫柔而熱情的手擁抱著，萬千寵愛在一身，安全而沒有壓力。晚上裹著棉被看書，特別精神。小時候母親把棉被疊成一個信封的模樣兒，把我裝了進去，燈一滅，便把我送到暖和的國度去。那感覺真好，可惜老公不會為我這樣做，他只會把棉被踢到地上，蓋在狗的身上，把狗送到熱情的夢鄉。

我愛吃火鍋，尤其是在街上迎著冷風吃，只有在真正寒冷的天氣，我才感受到它的樂趣。才坐下的時候，身體是冷的，手腳是僵硬的。鍋蓋打開，陣陣熱氣衝上來對抗寒風，那份活力，叫人開始憧憬溫暖了。看著食物在熱湯裏面嘩啦嘩啦的唱著、舞著，在冷風的督促下，我望著它們的顏色由深而淺，熟了，一件一件送進嘴裏，漸漸，你會感覺到體內的發熱線給接駁上了，一股熱流由胃部慢慢的流向全身，那怕是一個小關節也照顧到了。坐在鍋前，才發覺人是會變色的，人的臉色由淒慘的蒼白漸轉為幸福的嫣紅。隔著層層煙氣看對面的人，有點朦朧。

寒夜燒烤又是另一種樂趣。看著炭火必必卜卜的燃燒著，聲音很小，像小女兒唱歌、細語呢喃；火卻很洪，像大漢在舞動火流星，意態雄壯。這種矛盾的組合，只有在冷得頭腦清醒的時候才可以體味到。燒烤比火鍋花的時間長得多，看著那像永遠都不會烤熟的

肉，你期盼，不住的期盼，心中著急了，手倦了，到吃的時候才稱心，才覺得理所當然。吃火鍋的熱是由內而外的，燒烤則相反。陣陣炭火發出的熱力向你發射，把皮膚烘熱了，那熱滲透了毛孔，進入身體，讓每滴血液都馱上一點熱，讓它充滿力量，流向全身。吃飽了肚子，火鍋便失去它的吸引力了；唯有那團火，對吃飽了的人仍然發出無窮的魅力，火光閃著，像美麗的女巫向你眨著眼，唸著咒語，叫你捨不得離開那溫暖的擁抱，投進寒冷的地域。還有那炭火的香氣，是那女巫吐出的，沾在頭髮上，在寒風的吹拂下，一冷卻便特別迷人。

冬天，你甚麼時候才來？我真想你。

◎ 換算幸福

文·裝傻

我有一個朋友，13歲時，正是花季的年齡，不幸雙目失明，後來他父親送他去了一盲校，沒想到，盲童都很羨慕他，因為畢竟有13年的時間他曾親眼看到過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。他知道花朵如何美麗，太陽如何明亮，白雲如何飄逸，天空如何蔚藍。他更知道爸爸、媽媽的笑臉。很多盲童都說，假如能讓他知道其中一件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而他卻知道這樣多，他對那些盲童來說，他擁有的簡直是一座幸福的寶庫呀。正因如此，他懂得了滿足，他更懂得了珍惜。在盲校中，他的學習成績最優秀，掌握的才藝也最多。同時，他還告訴身邊的同學，他們也是幸福的，沒了雙眼，你可以聽，可以撫摸，你可以講，可以唱，還可以跑，可以跳。因為有了快樂，整個盲校沒有一絲苦難與悲觀的情緒，洋溢出的都是幸福的陶醉。

前幾天，我乘車從銀川去上海，同座的有一位上海人，一位寧夏石嘴山人。上海人說，他現在每月收入六千多元，除去各種開銷還可節餘四千多元。話音剛落，便引來周圍一片羨慕的讚歎。有的說：我一個月才掙一千多元，你節餘的錢就相當我四個月的工資呀，你真是太幸福了。對此，石嘴山那位朋友有自己的見解，他說假如錢可以買來幸福的話，你應該學會換算幸福的方法。比如說這位上海朋友吧，每月可有四千多元的存款，一年可存五萬元左右，按說已經不少了，和我相比，我一年只能存下一萬多元。有了錢最大的願望是什麼？首先是居者有其屋呀。在我那裡，房子每平方米八、九百元，而上海卻要上萬元。如此算來，假如我要買一幢上百平方米的房子十年就夠了，而這位上海朋友則要二十年，這樣算來，我的幸福應該是這位上海朋友的二倍。由此我想到俄國作家契訶夫說過的一句話，「如果你手上紮了一根刺，那你應該高興才對，幸虧沒紮在眼裡。」

美國第32屆總統的富蘭克林·羅斯福家中曾失竊，損失慘重。朋友寫信安慰他，羅斯福回信說：「親愛的朋友，謝謝你的安慰，我現在一切都好，也依然幸福。感謝上帝，因為：第一，賊偷去的是我的東西，而沒有傷害我生命；第二，賊只偷去我部分東西，而不是全部；第三，最值得慶幸的是，做賊的是他，而不是我。」

這種幸福的換算方法，不僅是一種豁達的生活態度，更是一種超脫的生活智慧。所以說，有什麼樣的幸福定義，就會有什麼樣的幸福感。

◎ 切割心靈的鑽石

文·星雲法師

我自小沒有受過正式教育，至今連張小學畢業證書都沒有，但是，我一生與書結下不解之緣。

十二歲那年，我在棲霞山剃度後進入佛學院，書，成為我生命中的重要資糧。因為對閱讀的渴望，十五、六歲時，我極力向常住爭取擔任圖書管理工作，藉著整理書籍剩餘的時間閱覽群書。餘暇閱讀意猶未盡，甚至在夜晚熄燈以後，躲入棉被裡點著線香偷偷看書。夜幕下四周寂寂，被窩裡煙氣嫋嫋，少年的我早已知道，閱讀實在盈滿了馨香。中國古典小說、西洋翻譯著作、高僧傳記、歷史典籍……大量的珠璣文章，讓我的成長一路帶著書香。

那樣的馨香我不曾或忘、不曾捨離。長久以來，乘車在路上馳騁、搭機在雲間飛航、下榻在睡臥的床頭，時時都有書為伴。我覺得，閱讀可以讓一個人的心跳感應世界的脈搏，中外同在眼前，古今一體悉聞。所以不論如何奔忙，展卷在手充填我所有行程中的小小空檔，冊頁散發的氣息，讓我像暢流在香海之中的一條水脈，動力需然。

我讀書，也寫書讓人讀。佛光山的創建，其實與「閱讀」有著莫大的關聯。三十多年前初始開山，《玉琳國師》、《釋迦牟尼佛傳》、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等書出版，因為有廣大群眾的購閱，稿酬所得才讓我能夠買下土地、築建殿堂。當時為了充實佛光山幾座圖書館的館藏，我寧願少吃一頓飯、少做一件衣、少乘一趟車，也要省下錢來為徒眾買書；而原本是我的路上書、雲間書、床頭書、衣袋書，也都成了圖書館裡的藏書。我讀的書，弟子們接著讀，這種感情的綿延、師徒的連線，透過書冊來流轉，我覺得那真是最美的交會。

這樣的交會，就像映照的光。《金剛經》的「金剛」兩字，意即鑽石，象徵晶瑩剔透、純淨無比的內在自性。鑽石由於完美無瑕的原子結構，是自然物中最清澈透明的物質，然而，它剛被開採出來時卻包覆著灰色的外層，必須經由匠人的細密磨礪、精準切割，才能綻放內在的華光，璀璨閃耀。人的讀書，就像匠人切磨鑽石，每一部書都是一具切割輪，磨除晦暗表層，讓智慧穿進內心，折射出美麗光芒。

一本本書，為人生打磨出一個個亮面，古人說：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，一個人肚子裡有了書，這個人就有了華光。我們必須讓自己成為發光體，才能與世界的燦亮接壤。

美國有一位老翁在九十八歲時還背起書包上小學，一償讀書宿願，這個令人無限感動的故事，讓我想起高希均教授的一句至理名言：「人生的終點，不是死亡，而是與好書絕緣的那一刻；人生的起點，不是誕生，而是與好書結緣的那一刻。」近年天下文化大力倡導「讀一流書，做一流人」，編輯群從我的著作中輯出有關讀書的篇章，彙編為這一本書，今書出版在即，我喜為之序。（編按：本文為星雲大師所著《星雲大師談讀書》之書序，2010年，天下文化出版。）